



孙承康、于清的证辞 —— 遇难者孙辉的父母

- 打印本页
- 电邮分享
- 脸书分享
- 推特分享
- 微博
- QQ空间
- 百度贴吧

1999年01月31日

孙辉，男，1970 年出生宁夏石嘴山市，遇难时 19 岁，生前为北京大学化学系 88 级 4 班学生；89 年 6 月 4 日 8 时左右於北京复兴门附近遇难；现骨灰存放於石嘴山家中。

1989 年 6 月 4 日 8 时左右，孙辉骑自行车去寻找 4 日凌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而未归的班长和几位同学，当他行至复兴门附近时中弹，子弹从左腋窝穿过心脏由右腋窝射出，鲜血染红了全身衣服倒在大街上。当时孙辉穿着印着“北京大学”字样的背心，字迹清晰鲜明。（事后他的一位老师说，如当天不穿此衣，也许会躲过这场灾难）当时民众把尸体送到北京市儿童医院，医院根据孙辉的衣着及学生证打电话通知了北京大学，并把遗体送回到北大。当时北大学生情绪激动，要求抬尸游行，学校很害怕，立即下令停课将学生放假。我们赶到北大是一个星期之后，我们看到孩子身上几乎全是血迹，其状惨不忍睹。

孙辉的遗体是在八宝山火化的，当时有北大化学系几位领导、孙辉的老师和孙辉在京的一些同班同学在场。起先我们想把孙辉的骨灰带回家，校方考虑当时北京局势紧张，劝我们寄存在八宝山；我们於三年后把孙辉的骨灰取回宁夏，至今仍存放在家中。

孙辉是一个非常勤奋好学的孩子，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里的第一名、三好学生；他性格开朗，热爱同学，孝顺父母，在家乡尊老爱幼，是邻居公认的好孩子。当噩耗传到故乡时，亲戚、邻居、同学及很多同情者，排着长队来家吊唁，人人痛惜英年早逝。孙辉的死，毁掉了我们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他是我们全家的骄傲，是我们的希望和未来，而现在一切都没有了，留下的是一堆白骨！

他母亲痛不欲生，眼睛瞎了，头发全白，心脏病越来越重，怕看电视，怕听电视里的枪声，人衰老得不成样子。十年啦！仍然念念不忘爱子，经常以泪洗面，经常住医院，每年都花好多钱，家庭经济变得十分紧张。

孙辉的祖母痛失爱孙一场大病不起含恨撒手而去，不到一年我家痛失两位亲人；我虽然刚强无泪，但一年内牙都掉光了。从此家里再没有欢乐气氛。

孙辉遇难后，当局严格限制我们的行动，不准我出差，出远门必须经保卫部门批准，一言一行居委会都进行监视；孙辉的姐姐在他遇难的第二年毕业，当局规定只能回原籍，不准进机关、不准重用，不准调离，最后只好辞职。

95 年我被提前退休，想到郑州女儿家养养病，可我们人还没到郑州，而郑州的派出所及女儿单位保卫部门已安排好监视我们的人员。由於我所在单位效益不好，养老金不能按时发放，老伴天天吃药打针，我最好在郑州租个房子，搞点小买卖，可是当局竟派人找到房东，说我们是政治犯，房东吓的再不敢把房子租给我们了。

失子之痛，精神上的压力，我活得比死还难受。

我的儿子被李鹏这个屠夫杀害了，如今我又年迈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在这个中国无我立足之地，处处受监视，无一点自由，我要大声疾呼世上有良知的人们支持我们讨回一个公道，还我们儿子的血债！惩罚中国屠夫李鹏！

孙承康、于清

1999 年 2 月 2 日